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五五八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招領

敝人於八月十四日晚在北坡撿拾得水筆一枝,有遺失者,請來家建工作團認領。(住後谷區武委會院內)谷琳

鳴謝啟事

敝人在本月八日到城裏領取公款,拾萬元,並有公物等件,回時,路過東關,因天已黑,結果遺失全部公款等物。當時不慎,被衛生部公安局同志拾起,保存起來,他知道是區公所的,即交還,分毫無失,特此登報鳴謝。

蔡家崖工作團顧良玉

曹增崑弟:

河北深縣護駕池蔡家營人,去年接信後,即再未得音信,希見報後即與家中或軍區衛生學校曹增瀛通訊為盼。

曹增瀛

聲明作廢

本人於今年二月在後方醫院三所被竊失去榮譽證領得之貳等紅色榮譽軍人撫卹證一枚,除已呈請行署另領新證外,特此聲明作廢。

貳等榮譽軍人師保富

保證誰扣荒誰能種

糾正今春分配荒地中的偏向

靜樂王端莊

(本報訊)靜樂四區王端莊糾正今春分配土地中農扣荒地問題的偏向,在工作團領導下,農會會員討論了兩個夜晚,最後商定如下辦法:(一)農民去年扣的伏荒地,今春誰分到誰種上,誰還工;(二)今後謹查工作中,盡量使今年扣伏荒戶分到自己開的地,如需要轉移時,則地權歸分地戶,至少讓開荒戶種一年莊稼;(三)全村保證貧苦戶不因缺少牲畜與底□而開不到足夠伏荒。按該村在日寇統治時期,荒蕪土地六、七百垧,約佔全村土地三分之一以上。一九四五年春我武工隊開闢工作後,在我號召開荒的政策下,兩年以來將上項荒地開的只剩下一百多垧,大部係農民在沒有牲畜的困難下,用镢頭硬開出來的。今春駐該村部隊區川幹部失帆參加駐地工作,實行土地改革時,將土地打亂分配,因工作不深入,沒有發現與照顧貧苦農民有大量前年去年開的伏荒地這一特點(開荒中佔中貧僱農總戶數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加之又未把階級成份搞清,產生了許多毛病,貧僱農民開下的荒地,有的只吃了一年莊稼,有的是去年開的,一顆粒也沒有吃上(此種荒地第一二年莊稼特別好),即被別人分去,而分回來的是「棒子地」(去秋未鋤過的地),即使今年翻過,產量已減少了。如貧農王堂子,有廿二垧地,全部是開荒地,分配出去九垧,其中有三垧是去年春天用了六個牛工、六個人工開過的,原是從地主手中辦出的老生荒。今年分給了破產地主李對子,長的好莊稼,分回的「棒子地」,不但費了工,莊稼還不好。貧農王拴群,前兩年共開下十四垧荒地,因為是地主的地,全部無代價的分配出去,連工也沒有要,白費了辛苦。另一方面,一些不應分地的人,分到好伏荒後,抵自己去年耕種的壞地荒了,增加了荒地面積。如中農王富群四口人,有三十多垧地,荒蕪了十多垧,兩年來一畝也沒開,分地時未計算其荒地,又給分了五畝平塌地,把自己的熟地又荒下來。此外,分地中粗枝大葉,把十六垧半新開的伏荒遺漏了,原開戶以為分出去了,不敢耕種,其他人以為還是開荒戶的地,也不敢去種,兩頭就誤,中間荒着,把地荒下。由於上述錯誤偏差,使農民生產情緒降低,加之天旱,全村農民驟然在土地改革中增加了許多牲口(原有廿多頭),反而增加了近百垧的荒地(內有地主的四十垧及遺漏的十六垧),群眾意見很多,貧農王堂子說:「伏天裝腦袋的鐮刀,吃不上飯,還耕上命的開,開出來給人家吃了,破產地主、二流子老懶漢安然分去好地,勤勞勤的人挨了拐!」三此次經農會討論出糾正辦法後,得到全體農民的贊同,於第二日晚上,即自動精查遺漏下的地,把五爭着扣伏荒,並且提出重新分地的要求。(蔡紅)

興縣西溝村群眾

向地主調劑夏鋤口糧

群眾封存王某企圖倒走的糧食

(興縣訊)五區西溝村群眾,向地主調劑糧食,解決貧苦農民夏鋤口糧。該村共有二十六戶人家不夠吃的,不能二鋤,他們每日打短工維持生活。但地主們卻有許多存糧,大吃二喝。基本群眾即提出向地主王文獻、王侯毛調劑糧食:「你們每天吃的白麵,調劑給我們一部份糧食吧」,地主王文獻還故意搗鬼,說他家只有一石糧,地主老婆也哭窮,說沒吃的,向別人借麥來嘗嘗,結果,群眾到他家搜糧,共搜出十雙石多粗糧。除搜的以外,還有三雙石多。地窖埋的糧據不搞——還三雙石多糧食,應由群眾封存——(編者)。向地主王侯毛借十雙石小米,他曾給群眾拿出三雙石糧以、一架元寶、一百塊白洋,其餘的糧食交出,當時幹部和群眾被地主哄住,以為他沒有糧食了,誰知地主們晚上睡覺時,偷吃好的。還有富農王茂招,曾出租過三十垧落地,剝削很厲害,現在有大吃肉麵,並準備將所有的糧食偷運走,群眾發覺後,將他的糧食由群眾封存。並提出將地主交政府看守,交清糧食再往出放。調劑出的糧食按缺糧程度,分給貧苦群眾。(劉生信、□懷德)

汾陽民兵、游擊隊等

成份複雜造成嚴重損失

現正開始整頓內部糾正錯誤

(新華社呂梁二十三日電)汾陽武委會於十二日舉行會議,檢討區村民兵、游擊隊、武工隊組織成份複雜混亂,許多流氓地痞偽軍混進,敗壞紀律,破壞政策。現在開始整頓內部組織,糾正錯誤。如民兵的先鋒隊被群眾稱為「一等二流子」,許多品質好的也被「二大流」帶壞了,造成我軍政治上之嚴重損失。該縣武委會會議上,各區反省出發展地方武裝中的缺點及錯誤,小相家莊群眾鬥爭壞份子衛守貞,因為民兵雜六和他相好,雜當眾便拉開手榴彈:『誰敢鬥,我炸死誰。』把會場弄得一哄而散(後已被扣押)。三區賈豐村民兵分隊長平時不管理民兵,自己也不跟隊,臨到作戰時,他帶起機槍鼓「嘩嘩嘩」一梭子,沒有情況把槍一放,不保管,不擦洗,要用就從別人手裏要過來,像這種二流子兵痞的習氣,各地普遍存在,以致在情況惡劣時,發生了個別的叛變投敵,工作遭到損失。如五區大隊長廣信四同志在會上檢討他在保衛夏收時,上級曾指出陳子村民兵趙振華品質不好,是個流氓,當時他想:『好不好,只要能打仗就行。』所以沒有接受上級指示,結果在七月平川吃緊時,便投降了敵人。他對此事反省到『是由於立場不穩,片面強調能打,不知道一個本質不好的人,對我們的危害多大。』在總結保衛夏收立功工作中,有的區上竟把品質極惡劣的民兵選成功臣,雖被縣上淘汰了,但也說明幹部階級觀點的模糊。三區九個武工隊員中,二個曾當過多年偽「皇協軍」的,兩個當過「勾子軍」,三個為我某部隊的戰士,質量異常不純。會議進行了三天,幹部思想逐漸打開,決定根據建軍會議的精神,整頓組織,洗刷不良的份子。會後三區武工隊首先得到改造,並擴大了武裝。(曼)

神池楊家村

抽鬥爭果實 買牛翻秋地

(神池訊)楊家行政村,於八月初從鬥爭果實中抽出一部買了八條牛,給鰥寡孤獨、缺畜力的貧苦群眾翻秋地。牛的分配原則,是那一村牛缺少,缺畜力的鰥寡孤獨多,劃地困難的嚴重,即多給。如該行政村所屬之小南莊,有貧苦群眾三十四戶,才只有三條半牛,缺畜力的鰥寡孤獨群眾共有十戶,有二十垧地急待翻,這次就給了牛三條,解決了困難。總計:全村此次共有鰥寡孤獨的貧苦群眾五十餘戶得到畜力幫助,每戶平均能保證翻五畝秋地。(良柱)

岢嵐保衛隊軍人大會

開除惡霸張志元軍籍

(岢嵐訊)(遲到)此間保衛隊於上月二十八、九連開兩日軍人大會,將去年九月混進該隊進行破壞之惡霸張志元洗出去。張某是本縣二區鐵三溝人,父親在舊政權時當過閭長,是惡霸,經常欺壓群眾。母親外號人稱「老妖精」,也是個女惡霸,常在村中進行挑撥活動。「女妖精」因懷恨群眾調劑土地,就在該村動員參軍時,即令張某混入我部隊,說:「你家的土地保不住了,你去好好作點壞事!」張志元混入我部隊後,偽裝積極,暗地裏進行破壞活動,去冬任通訊員時,將最好之馬槍一枝扔掉,又偷上部隊的子彈,回村鳴槍示威,七月份內並將二支六五槍,一枝槍筒內塞滿土;另一枝裝滿棉花,企圖使人不注意時,故意走火,容易破壞,幸被覺察,陰謀未逞。張某經常挑撥說,今年三月,我主動撤離征安時,他回家就對群眾說:「八路軍老家叫人佔了,」「舊軍」要來了,分我地的,要歸還我」。五月,部隊整編精簡,因公安局長在轄下,開會由隊部,擬一好人名去寨樣,一連三次都鼓他偷折的看了,回來就在部隊中說道說:「咱們都是個走,誰不知誰還在幾天呀?!」引起了部份戰士不安。此外,則是挑撥上下級關係,如工作上的同志病後,他就在戰士面前說:「工作員「有架子」,一「當官僚」;今年五月份進行階級教育時,戰士王之華向部隊報告過張某有破壞活動,張某聽見後,就在笑天站崗時,故意破口大罵說:王之華爬上級的屁股。在軍人大會上,張志元仍無悔過決心,始終堅持其反動立場,反對土地改革,會上全體決議:當場開除其軍籍,並予以扣押,繼續處理。(傅占清、卿延榮)

偏四區邊緣民兵、群眾

合力擒獲武裝特務

王逆有才等倘圖逃跑已就地鎮壓

(偏關訊)(遲到)四區邊緣民兵群眾合力捕獲敵清水河武裝特務「復仇團」王有才等四人(都是惡霸地主,逃避群眾清算潛往敵區)。七月二十八日拂曉,我窯溝民兵劉跟法上山巡查,發現有五人帶步槍一支,行動鬼祟,當即回村報告後,跟踪監視,後有一特務逃去,其餘四個,在山溝隱避了一天,二十九日二人去窯溝,二人去蠅子咀,劉跟法繼續跟至窯溝,聯合群眾將特務秦秀、朱二兩人包圍捉住。逃往蠅子咀的王有才、陳標,被該處軍人白小發現,連夜報告村長,當由民兵群眾前往捕捉,王逆向劉拉開手榴彈抗逆,但立即被群眾壓下,特務全部落網。在押送途中,王逆復企圖逃跑,險時押送民兵推到崖底,異常氣憤,王逆們偷渡我東北司令部五條大犍牛,自參加敵偽「復仇團」後,屢次刁搶,緊張群眾錢財,群眾早已恨之入骨,一致要求就地槍決,致府經呈請公安局處理,將王逆等三名予以鎮壓。(文光、醒信)

貧農戰士鮑三儀回家信:

消滅完反動派再結婚

(本報訊)「龍川」部一中隊二分隊機槍班副班長鮑三儀,五月參加入伍,身是貧農,在班裏堅決執行命令,積極負責,來信叫他父親把家裏給他結婚的事暫緩,他說:「等消滅完了反動派,保障全家翻身後,我回來結婚。」他父親接信後,很高興,說:「我兒子有出息了!」(李觀)

興縣石盤頭河兒上村羣衆
聯合鬥爭化形地主陶子玉
到會農民及幹部近千人

（本報訊）興縣城關附近石盤頭、河兒上兩自然村的農民，於本月十三、四兩日，在千城溝，聯合向化形地主惡霸奸商陶子玉、地主牛應姐、陶旺海、李貴良、王由兒等五人展開訴苦清算，控訴這羣惡魔殘害農民的滔天罪行。石盤頭、河兒上及李家灣等地的農民約二百人，各機關幹部參加旁聽的有六七百人。

六十六歲的攬工漢 被選為主席團主席

大會在近千人緊張情緒下開幕，貧農田東太當選了主席團的主席。他十二歲開始攬工，現在已六十六歲了，據計算，在這幾十年中，被地主剝削的租穀達二千多石。這位老人向到會農民宣佈說：「地主壓的我們不能抬頭，我們要向地主惡霸清算。有苦的提出來吧！」接着農民們的憤火首先集中到化形地主衆惡霸奸商陶子玉。陶家是兩輩子的地主惡霸，他的大哥陶子全、三弟陶子明，都是當地盡人皆知的吸血鬼，被羣衆一同清算。

陶子玉改變剝削方式 賣地分家到城裏開磨坊

陶子玉陰險鬼詐，為逃避羣衆清算，前年即將巨鹿溝得年淨收四十來石租的土地出賣了（巨鹿溝全村十多戶都是他的佃戶）。並分為三家：把石盤頭的七垧好地「分散」（明分暗不分），又轉移一部份人到城裏大雄開磨坊，造法走私，據說道：「石盤頭是「敵佔區」，城裏是「地主的解放區」」。過去會將他錯劃成貧農，城裏的更錯劃為富農，直到此次工作團去後，才被羣衆揭開地主惡霸奸商的原形。石盤頭的六十餘戶中，沒有一戶過去沒受他的高利盤剝。貧農牛常年給陶家攬工，早年來借了他的二十元錢，還不清，只好給他姐姐剝皮，結果姐姐被陶家搶去了一個手指，有一次拾得死了一個狼，他的一把狼皮被陶搶去了，又說是「一家狼」「中農」。在場的人都說：「地主就是狼心！」牛代訴村民到巨鹿溝收租，陶家的辣手也要給他磕頭，他殺豬宰羊，但是他，農民張銀鎖們走。因為要債，會逼死了該村農民的九家人。陶家剝削的毒辣手段之一，是所謂使用出錢十一的斗，出十四兩僅十六兩的秤，以及窩賭推羣衆。更揭露其強姦過四五個抗屬，以及與國特田玉三來往，等罪行。陶子玉又與...

大會清算了地主階級罪惡
貧農女再不做地主的老婆
群衆批准牛香梅與陶家離婚

地主牛應姐、陶旺海、李貴良及王由兒父母的罪惡也是數不清的。大會上農民們吐出了壓抑心中多少年的冤苦，平時少說話的貧農牛信兒、牛猪牙都勇敢的控訴地主階級。牛猪牙是牛應姐的叔伯兄弟，他的老婆是富麥娘，十一歲時就到了牛家，受盡折磨。後來夫婦倆被牛應姐母親趕出來，這個女人痛訴牛應姐母親對她的虐待。她一次餓的吃了一口菜，被她發覺竟打了一頓。到會羣衆對地主李貴良等剝削壓迫羣衆的罪惡，相繼提出了清算。大會訴苦中很特出的一個，是陶子明的女人貧農牛香梅，無陶子明一窩子的罪惡（見另條），並揭發了陶家一窩子的罪惡，向到會農民請求與陶子明離婚。農民一致通過，當場發給向政府領取的離婚證，並將陶子明的「恐佑證」收回繳還政府。羣衆對興縣市府會借給陶子玉十石糧，今年公安局借給陶旺海六石糧，提出質問，要政府追究責任。現農民們正積極對地主財物的清算。（伯萍）

回到咱農民的行列裏來啦！
——貧農女牛香梅離開地主的家庭

伯萍

牛香梅的娘家是一個貧農，她十三歲上，因沒衣穿，沒飯吃，嫁到了陶家，給陶子明當妻奴，七年來在陶子玉、陶子明弟兄的奴役下，受了無數的虐待，但從沒機會能使她訴說自己的苦情。今年六月工作團在石盤頭開始工作，她終於鼓着勇氣，找到工作團的女同志問：是不是也把她當成地主一樣看待？經過工作團女同志和她談話，發現她是被壓迫被剝削的女人，後來在貧僱農小組與羣衆大會通過，允許她在訴苦大會上訴苦。

訴苦大會上，牛香梅對着陶家一窩子，怯懦地開始她的控訴：那年政府訓練紡織幹部，石盤頭的村幹部動員她去學紡織，她也願意去，陶子玉卻惡意的侮辱政府和牛香梅說：『二區沒有一個好鬼，誰學紡織就是賣家(破鞋)』，後來雖然讓她去了，但不給伙食。過了一些時候。當牛香梅學會紡織後，政府要派牛香梅至附近的李家塔教婦女紡織，利慾熏心的陶子玉，竟施行他的封建統治，不准她去，叫留在家裏給他織布，每天強迫她要織十丈來布，還要料理茶飯洗衣等瑣碎事情。她這樣晝夜不停的像牛馬似的勞動着，但陶子玉還要不時的辱罵並慫恿她的丈夫打她。當時牛香梅的男人陶子明，混入公安總局工作，一次裝病請假回家，無故就打了她一頓。她說：我男人回來吃飯要送到手裏，有一次，拿飯時，洒了一點，就把我打了一頓。又一次陶子玉的姐姐和人通姦，叫男的捉住了，打了一下，他們全家都去咬咱人家，我說了一下，又把我打了一頓。』

在羣衆的鼓舞下，牛香梅戰勝了怯懦，越說越悲憤了，她說：『西瞎兵站，都陶家們的白麵往裏摻了玉麥子，一斗淨賺斤，得下的錢，又作為走私生意的本錢。』牛香梅繼續說：『一次鬧土防奸，一個女人躲到他家裏去，他強姦了人家；西關一個十六歲的小媳婦，向他家借傢俱，他又把人家拉住強姦了。』羣衆聽了憤恨萬分，齊喊：『打倒地主惡霸！』牛香梅的火氣越來越火了，滔滔不絕的又訴說下去：『今年黑峪口有一個人，帶了五十多萬元錢和一匹驢子來城裏買牛，住在他家，他乘機詐騙，拉他人家賭博，結果把人家買牛的五十萬元都賭去了，還欠下他三十萬元，又把驢賣了錢給他。陶家現在還埋有大花臉栗子（關雲山的栗子），期待變天。他家鬼事太多，陶子玉還和他的女人說好，怕我和他家不一心，睡在半夜三更，要把門閂開，他姦我，想買住我的心，不讓常姐的那些醜事，並給她好好織布』，牛香梅說到這裏大聲痛哭起來了。她受盡了地主階級的壓搾，受盡了這些狼心狗肺傢伙們的侮辱，她今天要洗清這些侮辱，要報仇！她要求離開陶家的狼窩，回到咱農民的家裏來！農民們當場一致決議，批准她和陶子明離婚的請求。訴苦會結束時，牛香梅拿着離婚證書，她已拿着自己跳出了地主的牢籠，她重新回到農民的行列裏啦！

靜樂再次檢查救災工作
批評領導上「馬後砲」作風
決定目前抓緊多鋤多摟多開秋荒

（靜樂訊）縣府於八月十日區村幹部會議上，再次對今年生產作了檢討，縣委李蔭芳同志批評生產工作中「馬後砲」的錯誤，如縣上派人買種麥，買回來已過二伏，發到區村接近立秋，羣衆反映說：「你們（指政府人員）盡吃飯幹去吧！」二日縣府派貿易局人員去陽曲買蕎麥、芥子籽，買回來已錯過下種時候。（編者按：關於蕎麥籽及菜籽的問題，前據李友同志報導：「縣上兩次從嵐縣共買回蕎麥籽二十五石餘，解決了寨莊、武家莊等村之種籽困難，同時貿易局亦解決秋菜種籽問題，今統一購買了七千餘斤菜籽，已於本報八月十三日二版），部出售完畢」（見本報八月十日報導有出入，或者指的另一回事是否與此報導有出入，或者指的另一回事？）八月十號各區才接到縣委關於開荒指示，已入立秋。區村幹部中也有等待縣上指示，不從羣衆實際需要出發的毛病，特別是有一些村幹部推一下，動一下，不安心因自已有食法，不關心羣衆生死的救災問題，有的工作，等待上級化脆辦理，而工作團來處理，不是偵先防止，不待土改工作團來處理，有的是思想上怕得罪羣衆。四六度村長花盛消極，自已認為羣衆自然會生產，不用領導，頂伏開始，他從縣上回來，聽到羣衆會上有人說：「頭伏蕎麥二伏菜」，即因此放棄吃不上。「本人又無農蕎麥十字」四四戶貧農向他提出了檢查：救災的緊急任務，他反而再三錯誤地解釋，以致再未種，羣衆直到現在將蕎麥籽仍留在村公所，全村荒了九百畝地。誤了節氣，區長受到批評與記過處分，並在區的會議上作檢討。

會後各區重新佈置了生產計劃，並有重點地區：強調要協好生產。今後任務是多鋤、多摟，保留大麥村，防止牲畜糟踐莊稼及壞人偷竊。（王蔚清）

讀者來信

檢舉神府郵局 賀萬秀走私行為

編輯同志：

神府郵工賀萬秀，利用他的合法地位，偷買外來紙煙，據已查出的，高家村設伍軍人安學全曾買過他三千多萬元的外來紙煙，已拖欠賀四萬元煙價。羣衆對安進行批評後，已將其二十多盒外來紙煙沒收。郵工賀萬秀這種違犯法令的行為，希望神府郵局領導同志嚴格檢查，並給予處分。

注意偏僻村優抗工作

讀者馬鈺

編輯同志：

我到離二區做除奸工作時，發現偏僻村莊的優抗工作做的不好，影響戰士們的情緒。黑濮村是距區公所駐地僅二里多路的一個小村子，該區幹部一年來才去該村一次，要公糧或動員抗勤時，只下一道命令，按規定開會，該區村幹部也無人過問，使貧苦羣衆及優抗問題等從今年縣上到村訪問，使貧苦抗屬多受了困難。如該村抗屬李牛牛今年六十多歲了，有兩個兒子參加我軍，多年（近來有一個已回伍家），家裏還有老弱七口人，全靠四十多元白洋的工資，因無畜力，每年得從口袋中拿三十多元白洋的工資，影響了生活，另一戰士李二白家中只有十四畝坡地，抗戰開始就參加我軍，家中留下六十多歲的老父母無人照顧，生活也很痛苦。以上情況我已向該區反映了，但他們答說：「準備派幹部前往解決。」但據我恐不止一村一地，希各級也能很好的注意起偏僻村的優抗工作來。

張能信

自私忘本的幹部群衆不要

村農會秘書 郝蘭魁

（靜樂訊）二區痛峪村農會秘書郝蘭魁，出身僱工，當農會工作十餘年，四年來，忘了本，常年貧苦抗屬李平，以及會秘書長，貧僱農……（以下原文字跡模糊）

……（王正清）

自衛隊長 路子明

（神池訊）三區田家村自衛隊分隊長路子明，自從當了幹部後，身體只有十多出……

……（苗玉田）

冀魯豫黃委會發言人答記者問

揭露蔣賊破壞治黃罪行

（新華社冀魯豫十二日電）（遲到）大汛已至，幸冀魯豫區黃河兩岸臨黃堤及金堤已於上月完成，但蔣方破壞愈急。七月二十九日，蔣軍另一旅破壞江蘇埧後，復以劉汝明兩旅之衆，佔我臨濮集，蔣機亦在沿河堤岸穿梭狂炸，晝夜不絕，十里舖、閻莊、孫口、楊集、王老君、仲堌堆等處險工，中彈纍纍，情勢十分緊急，解放區軍民正盡力搶堵中。記者日前特走訪冀魯豫區黃委會發言人，承答覆所詢各項問題如下：

蔣美迭次簽約毀約 亟謀實現水淹解放區陰謀

（問）蔣賊年來利用黃河之陰謀全部經過，可否詳告？（答）去年一月，蔣賊與聯總中國分署提出黃河歸故，目的在於分割與緊縮解放區，以配合其軍事進攻，同時亦在故意製造輿論，欲加我以反對歸故的罪名，以為挑起全國內戰的輿論準備。解放區民主政府本和平建設的方針，提出復堤濬河，以求一勞永逸，然蔣賊竟置之不理，在聯總之援助下，三月間，即在花園口片面開始堵口工程，我為挽救沿河七百萬人民生命財產，乃派代表到開封提出「先復堤而後堵口」。在我正當要求及全國正義輿論的協助下，四月雙方成立開封協議，同月，關於具體工程的進行，又成立南潯協議。上述兩次協議，均明確規定先復堤、濬河、整理險工、遷移河床居民，然後再行堵口。但蔣賊與聯總一手在協定上簽字，一手仍在花園口繼續拋石堵口，同時不付給我方下游二十三億人修堤之工糧工款，直至五月南京協定成立，始付給一部，距定額相差甚遠，復堤工程大受障阻，而花園口則加緊施工，從未一日間斷。此一段之交涉，可以看出蔣美簽約毀約，實如家常便飯，中心目的在於迅速堵口，掌握開放大權，以便隨時合龍放水。後因蔣軍在豫北受阻，「消滅」一豫東失敗，「閃擊」一中原亦不順利，於是推遲了「進攻」冀魯豫區的時間，花園口合龍時間亦由是推遲。待劉峙部署圍攻解放區的兵力，又不能不保持許路幾天，因而大汛到來，堵口合龍未成，不然，其水淹解放區之陰謀，早在去年大汛時即已施行了。去年蔣軍侵佔我河南解放區，乃又急圖堵口，一面在花園口打樁拋石，一面砲轟我北岸修堤員工，美製蔣機沿河低飛，盡施掃射轟炸，以破壞修堤工程，而聯總亦袖手旁觀，不給復堤款料，我代表乃又在上海與蔣賊及聯總談判，並又成立協議，規定「合龍放水日期，須視下游復堤及遷移居民情況，由三方會商決定」。蔣於簽字之後，立即以鐵絲石，大量拋投，遂於三月十五日堵死花園口，沿河一百一十六個村莊一萬四千餘頃良田，悉被淹沒。至此，蔣介石自以為「黃河戰術」初步完成，「足可抵四十萬大軍」，阻止人民解放軍於黃河以北，而一面調六十萬大軍放手向魯南作「重點進攻」，一面於四月間藉口我駐開封代表的電訊聯系，五月又驅逐我駐汴代表，完全關閉黃河談判之門，並令重轟林之五十五師日夜向北岸砲轟，蔣機輪番轟炸，企圖摧毀我北岸工程，待大汛一來，即實現其水淹冀北解放區之罪惡陰謀。

聯總說人話不辦人事 分明是蔣介石的幫兇

（問）聯總對此態度如何呢？（答）聯總是說人話不辦人事的，對蔣賊的違約從來不加干涉，而對應給解放區復堤之工糧工款及物資，則一再拖延。分明他們是蔣介石的幫兇，也是美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的直接執行者，以為花園口合龍成功，可以功成受賞，對解放區行將變成澤國，故作壁上觀的態度。

解放區依靠人民力量 自覺掀起修堤熱潮

（問）那末解放區軍民如何克服蔣賊與聯總所給的重重困難，避免了這一黃禍呢？（答）我們基本上是自救，依靠解放區人民的力量，在保田保家的口號下，自覺的掀起全區修堤熱潮。首先，冀南三萬民衆自數百里外趕來參堤，太行、太岳、冀北各解放區踴躍助款，總之在（平）陣（平）鄆（城）各縣動員五萬人來參加，而沿河各縣群衆更紛紛搶修黃堤，為保衛本來決定動員三萬六千人，實際自動下堤者達三萬人，是香、壽都動員婦女與堤工做飯，結果三千婦女下堤，與男子比賽修堤。自五月十日開始，三十萬人冒著蔣軍蔣機轟炸與掃射，晝夜開工，各縣並掀起熱烈的獻石、獻料、獻土方、獻磚運動，昆吾獻磚十萬斤、聊城三區獻土四萬方，獻柴四萬斤。在一時，出現了聊城高法成、高樹群、許鳳和、祖人一日完成十四土方（一般每人每日可築土三至四方）的空前記錄，出現了昆吾支莊女農會主任殷德英的推土打破英雄，出現了中西醫生自動到堤上獻藝的熱潮。在驟雨中，工作效率驚人，濮陽、滑縣四天完成十天的工程，封邱長垣十二天即告完成。在修堤上，他們創造了白天不能修，晚上修，長時間不能修短時間修，在敵人砲擊下搶修的險工下石辦法，以對付蔣軍的破壞。蔣機之炸射，長垣堤段並以軍事掩護之，如長垣段長達十三天的堤工，至大雞、碁、並墳平蔣軍所破之全部險工，至七月廿三日，第大道大堤都屬於我們的。解放區的大軍截止，至七月廿三日，從長垣大車至濟河的水中遊堤，共修近百里的壯長堤，加高二公尺，加厚三公尺，並修鐵絲金堤一十公尺，這一險工，實為空前的成就，是我們歷史上的奇蹟。

英蔣簽訂「緝私協定」 美勢力已可進入香港

（新華社陝北二十二日電）上海消息：在美國壓力下，英國已於十五日在香港與蔣方代表簽訂「緝私」協定，從此，美國勢力已可長驅進入華南商業門戶與重要戰略基地之香港。協定係由蔣記財政部稅務署所屬海關總稅務司與香港政府所簽定，根據該協定之規定，原在美國人員控制下且以美人李度為總稅務司的蔣記海關機構，今後即可在香港直接執行「緝私」職務，設立關卡及加強進出香港海面的美化蔣記「緝私」艦隊。美國為奪取華南市場的經濟控制權，即積極唆使蔣方叫囂收回香港，以便美國實際上佔有此戰略基地。此項陰謀至今未能實現，美蔣乃轉而在「緝私」問題上大作文章。在美國主動提議下，美蔣雙方即於五月二十三日簽訂所謂「中美緝私協定」，進一步確立美國在中國「緝私」行政中之地位，至此「香港走私」問題即被大聲吵嚷開來。國民黨外交部會迭次要求英國外交部及香港政府成立一「有效之緝私協定」，英方皆不予置理。魏德邁到華後，對香港方面復予以壓力，但英方仍堅持「大部份的走私為中國人得中國政府（指蔣政策）及陸海軍人員的默許的」，表示「緝私」問題不在香港。八月十二日，孫科卿命去香港晤英國總督，魏德邁亦開始其華南之行，最後，始有十五日「緝私」協定之訂立。

陰謀水淹魯西 阻我大軍出擊

（問）後來蔣軍對南岸大堤大肆破壞，原因何在？（答）蔣賊因對魯西南的「重點進攻」不能得逞，想把黃河以北的解放區，並以北去，為阻止我解放軍出擊，便更加緊對大河南岸大堤的破壞，在大汛到來時，再加上天險的水淹，我們代表人民的生命財產，為了人民的生命財產向他們交涉，其冷淡地置我們於不顧，代表北岸之苦，十幾日來已可概見。但蔣賊的毒辣陰謀，我們人民並不坐待死亡，我們在被殺被抓的血腥之下，一切時機，仍進行修堤搶險，而蔣軍則根本不讓修堤，在人民搶修仲堌堆險工時，廿五天中竟被蔣軍轟擊十九次之多。我鄆城河大軍總於此時過河，次日即有十萬人奮起修堤，蔣機日夜廿七次輪番轟炸掃射，亦不能阻止他們的修堤熱情。鄆南萬人從百里之外趕來，自帶食糧上堤，只鄆城一縣獻石即有六千大車。在自動的高度熱情下，至七月十五日，自臨濮集至黃花寺近三百里的臨黃堤及金堤，包括閻莊、仲堌堆等險工，均告完竣。我們也就在這樣條件下，發揮了人民力量的奇蹟，戰勝了蔣賊的毒辣陰謀，使蔣介石的「四十萬大軍」一切伏在我們大堤的腳下。

我復堤一千八百里 用工一千五百萬個

（問）一年來我方修堤物力有多少？（答）復堤南北兩岸（連金堤在內）共長一千八百里，共用人工二千二百萬個，土方五百萬方，石十五萬方，石料五百萬斤，鐵絲七千萬斤，麻二百八十萬斤，秸料五百萬斤，樁木由我黃委會發麥子三百二十萬斤，磚一億五千萬斤，合工每個米一斤半，共用米三千三百萬斤，共用米一千二百二十五萬斤，加獎糧四千五百萬斤，總計購買用邊幣三十八萬九千二百元。其數只是有記載的數目，不包括自動參加的人工車馬，而破壞了又重修的工程則無從計算。

蔣機屠殺害我員工兩千餘 解放區人民將牢記這筆血債

（問）一年來我方修堤所受損失如何？（答）我方修堤員工被蔣機殺害，有河防指揮部、修防處、段長、堤長等七十餘人，段長、長垣縣段長劉杰等一百一十五人，炸死我員工、民工三百餘人，傷七十五人，傷我員工、李方林等九百一十人。隔堤口、楊集、閻莊、李世方、楊心五等三百八十人。共計被害兩千一百人。至於物資損失，無法全部統計，僅去年蔣軍進攻菏澤、東明一次即被劫去復堤工料價值五萬萬元。及蔣機炸中我孫口、楊集、閻莊等險工四十七次，炸毀堤十二次，炸毀船二百七十三隻，大車三百五十六輛，牛七百八十頭，共價值尚無統計。解放區人民在記下這筆血債，將來人民審判蔣賊時，在法庭上提出控訴，而聯總所撥給蔣方的物資為我們的極少極少，此種歧視行為，我們也要向世界正義人士提出控訴。

聯總人員隨蔣軍撤退 幫兇面目可恥可醜

（問）這次聯總人員隨蔣軍撤退，中國分署在黃河問題上的假面具，此次會恢復，再亦說不住無來掩飾，因為他們都是蔣賊的尾巴，而對我們的抗議與協商，他們均置之不理，而接到蔣的一紙命令，即毫不考慮解放區與聯總的合作誠意，亦不考慮蔣賊合謀的行為，聯總人員之保護與優待，手段如何？（答）聯總與蔣賊合謀已久，即有蔣賊「一旅的破壞江堤」，「不知道」「不負責」，又何等卑鄙！然而聯總竟以為不知，就可以說「不知道」，可恥！可醜！背一背臉就是合國救濟總署的一部份，希望仍能早日醒悟，回到聯合國的立場上，但中國分署不是站在蔣軍的立場上，而是站在人民代表黃河流域人民的立場上，和我們共同制止蔣賊的罪行，否則，那就是聯總自絕於解放區人民，非是我們人民所願。

我方自救辦法 加緊防汛護堤 全部消滅進犯敵

（問）目前我方如何防止蔣賊新的破堤陰謀？（答）我北岸堤工因無聯總援助，又多是新修，土質不如我們原計劃的堅固，南岸下手較晚，但若無蔣賊的破壞，亦大致可保無虞。然蔣介石水淹解放區是肯定的，遠在他打內戰的前一天提出黃河歸故的時候，就已經肯定了。所以擴大我區人民解放軍消滅其四個師之後，就又想要新花樣，上月，劉汝明二旅之衆，破壞江蘇埧後，並又以匪集蔣軍在閻莊、仲堌堆險工，及東明高村上游劉莊險工，決水落河，準備幸來人為的決口，我們已能預見：不然我們一勞永逸，決不讓蔣賊以人為的破壞造成水災，我們自救的辦法是：加緊防汛修堤，聯合人民解放軍，以武裝保衛堤工，全部消滅進犯的蔣軍，迅速的乾淨的全部消滅，現在已經是人民自救的時候了。

華東解放軍某武工隊 突入城陽活捉敵營察尾長

（新華社華東二十一日電）解放軍某武工隊，於九日晚，閃入蔣佔縣城陽城，活捉偽縣長四十九名，偽縣政府警察局長，偽部局長高律師以下八名，並繳獲短槍六支及子彈一部。

巴共總書記評泛美會議
斥美帝侵犯拉丁美洲
只有各大國的一致才有和平

（里約熱內盧訊）「大衆論壇」報發表普列斯特（按曾任巴西共產黨總書記，在巴西人民中威信極高，譽爲「希望的英雄」）對記者的談話，評論現在巴京舉行的泛美會議稱：只有各大國的一致，才有和平。「所謂大陸集團，不但不能保障和平，反足損害各國間之和平合作。宣揚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合作的泛美主義，只是掩飾美帝國主義向被壓迫的拉丁美洲進攻的假面具而已」。他力稱：「只要民主力量保持警覺，組織廣大羣衆，反對帝國主義，支持會議中採取勇敢嚴正立場的代表，這種進攻是可以被粉碎的。」

泛美會議開幕
美圖在「反共」烟幕下擴張
會中對如何決定「共同防衛」發生分歧

（綜合報導）「泛美會議」於八月十三日下午四時在巴京以北四十哩之彼特羅波斯一大旅舍中開幕。會議一開始，對如何決定採取共同防衛一點發生分歧。阿根廷主張須經全體國家通過始採取行動，以美國爲首的若干國家主張僅須三分之二多數通過。馬歇爾曾與巴西、阿根廷外長事先秘密開會討論此事，仍未獲任何協議。

此次會議的議事日程，據美新處稱，只有一項，即簽訂「共同防衛協定」，但根據美國的周密佈置及其預謀，如美財長史奈德會議前夕曾與巴西活動，回國後表示垂涎巴西鐵砂之豐富，如以馬歇爾爲首的美龐大代表團，其中包括著名反動派范登堡等。顯然，美國眞正意圖，是想通過會議加緊經濟擴張，力圖使南美各國完全變成其衛星國。法新社的報導，透露美陸海軍部及國務院，正圖在「軍備標準化」和交換指揮官名義上，使拉丁美洲軍備美國化，並由美國派遣之指揮官來控制這些軍隊，使南美各國「唯美是聽」。

然而美帝在「反共」烟幕下的擴張陰謀，並不會蒙蔽了南美人民，他們正以懸懼之心情，注視會議之發展。巴西大衆論壇報說：「南美各國對美國獨佔資本對它們獨立的威脅，已深感恐懼」。阿根廷「拉·普拉」報也說在泛美會議上，「將發生許多危害我國及拉丁美洲其他國家獨立的詭計」，並主張建立本國重工業，以及與美洲非帝國主義國家，蘇聯及歐洲新民主主義國家通商，用以有效抵抗。美帝奴役南美各國的企圖，將遭受人民堅決反對。

印尼共和國人民
慶祝成立兩週年

（日惹訊）印尼人民於八月十七日集合慶祝共和國成立兩週年紀念，蘇加諾總統等印尼軍政要人均親臨主持。副總統哈達發表演說稱：印尼人民爲爭取獨立，正在英勇戰鬥，在戰鬥中，應不忘我們的獨立紀念日。荷蘭的侵略戰爭已威脅世界和平，我們不應依賴聯合國仲裁，而應擔負爲獨立而奮鬥的任務。蘇加諾總統籲請印尼人民在共和國政府命令下，將家庭變爲堡壘。印尼軍總司令蘇迪曼堅信：「只要自由仍在我們心裏，我們決不會被敵人擊敗，印尼人民爲神聖理想而戰，勝利必屬於我們」。

美大部基本日用品價格
漲至美歷史上最高峯

（紐約訊）美國大部份基本日用品價格，已漲至美國歷史上的最高峯，並在繼續上漲。據保守的勞工部報告，六月中旬，基本日用品價格已漲至一九三五——三九年水平的百分之一五七．一的最高紀錄。許多城市的物價竟上漲百分之三百至四百。民衆雖然再三要求行政當局採取緊急措施，但迄今爲止，尙無任何措施可言。一般商人對經濟前途感到悲觀，對經濟問題非常靈通的「美國新聞週刊」，亦承認美國工人受盡工資物價的壓榨，「情形已蝕盡了他們的戰時實際工資所得。」時雜誌稱：「美國通貨膨脹仍在迅速繼續中，在物價漲到某點時，便將限制國內市場之需要。當國外市場需要減少時，如果國內市場需要也同時減少，那時候就得大大提防了」。

資料

美國與拉丁美洲

中南美的二十一個國家，總面積是二千零九十萬平方公里，總人口一萬萬三千二百萬，物產豐富，石油年產三萬萬五千六百萬桶，居世界第二位。其他如咖啡佔世界總產量百分之八十，亞麻百分之六十，銀百分之五十，銻、銅、皮革各佔百分之四十三，鉛、鐵百分之二十，錫百分之二十五，可可百分之三十一。因此，拉丁美洲一向成爲美帝追求殖民地的角逐場。

今天，在德日勢力退出而英國又爲美國排斥之下，拉丁美洲已成爲美帝獨佔的原料、銷售與投資市場。美對南美投資達四十萬萬美元，南美每年流入美國的投資利息，約達八萬萬美元之多；美國對中南美貿易比戰前也幾乎增加一倍。

二十一個國家中，以巴西爲最大最富，美國對巴西的垂涎也最利害。美國在巴西的投資達七萬萬五千萬元，每年收息一萬萬五千萬元，美孚油公司握有巴西最大石油公司股票百分之七十。產油最多的委內瑞拉，股票百分之六十以上也握在該公司之手。

這二十個國家雖有極大天然富源，但在法西斯勢力或親法西斯勢力勾結外國帝國主義實行封建法西斯統治下，今天大量仍停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落後的農業國狀態中。然而自從二次戰爭到現在，拉丁美洲各國的民族民主運動有了極泛發展，這個運動要求擺脫外國帝國主義的統治，首先是反對美帝所強加的「泛美軍事合作」，實行大企業國有化，以高額關稅保護民族工業，實行土地改革。

這個運動的中堅——中南美各國共產黨，已發展到擁有近六十萬黨員，且有九個國家的共產黨在議會中擁有席位，如巴西二十席，智利十七席，古巴十二席，拉丁美洲勞工聯合會也擁有四百五十多萬會員。今天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運動之發展，有賴於粉碎法西斯反動派的進攻，加強鞏固工運戰中與進步政黨間的團結。

關於岢嵐大澗村搶種報導失實
（一）對宋希文等同志報導失實的意見

編輯同志：

六月二十二日第二版登載行署建設處防旱備荒檢查組史健、宋希文、東方明三同志報導「岢嵐大澗村幹部不關心防旱備荒，很多土地沒有下種」的稿件，根據我們這次由縣上派出檢查搶種工作中的了解，與事實有些不符。該稿是宋希文同志一人採訪的（史、東二同志當時正在張家村、劉家塔二行政村），宋同志的採訪態度是不夠嚴肅負責的。

宋同志到大澗行政村，第一天晚上參加了全行政村的幹部會議，該稿一般材料是從這會議上攫取，並加上自己的感覺，第二天、第三天他在梁家店自然村，曾參加過一次羣衆會議，該稿爲梁家店只是統計了一些數目字，但未統計正確；第四天他到了小澗，在退伍軍人靳計签家住，那天晚上，他曾叫該自然村生產組長去他那裏，但幹部們因開會未去，宋同志和三干留（在敵僞時期曾任敵憲探，受過敵人訓練）、四王留（章衆說他是個「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人）、五兒子（三、四王留的兄弟，給地主爲兒）談了一頓，第五天吃了早飯，到劉家灣去了。

因爲宋同志沒有更深入的向羣衆調查，以致該稿材料發生了三點不眞實處：

一、該稿：「該村村長回到寺溝會自然村，就自己關自己的，對村中防旱備荒工作沒有管，到開會彙報時，也不到會」，實際上當時該村長正抱病在家，不能工作，並未「自己關自己」的，被列入「自私」之例，實屬欠妥，該村民看到報紙後相當不滿，說：「他才冤枉人哩！」並懷疑是別的村幹部給宋同志說後那稿寫上的。

二、該稿：「梁家店自然村共三十一戶，耕地有五百三十垧，現在還有一百一十垧未種，瞎苗未改種的估二百來垧」，實際上該自然村共五十六戶，耕地一千一百一十七垧，當時未種地是九十六垧，瞎苗未改種地是一百二十四垧。

三、該稿：「小澗村雨前有一半地未種，現犁種了一些大麥和大豌豆」，但仍有大量瞎苗未種」。小澗村共有耕地一千零七十三垧，雨前未種地是二百零七垧，不夠一半。

除上所述，該報導的材料都是眞實的，該村幹部對防旱備荒確有錯誤，但宋希文同志發現問題後倉促地走，沒有給村幹部們指出，村幹部們說：「不給我們當面指示，一下就在報紙上見面。」並對材料的有不眞實處，有些不服氣。

以上是我們的了解和意見，是否有當，望宋希文等同志檢討，專此，致

敬禮！

陳力中、趙秀章

六月三十日

（編者按：宋同志等的報導發表後，當即接到陳、趙二同志的來信，爲了慎重起見，我們向縣委做過調查，故遲至今日始發表。）

（二）宋希文等同志的檢討與聲明

編輯部負責同志：

關於岢嵐大澗村搶種工作的報導，有和事實不符合的地方，現在把我們爲稿的經過和檢討聲明如下：

行署建設處派赴二分區去的防旱備荒檢查組，共有三人，宋希文於十三日上午到大澗村公所，下午各自然村幹部來開防旱備荒工作接頭會，由區幹部潘辛西同志領導，天快黑了，但不見村長來，潘同志即派人到寺溝會叫，村長捎來一信，潘同志看了信後，和村指導員說：「看這樣子，寺溝會根本就沒有做。我看還得咱們親自去哪。」宋希文接着問：「爲甚不來了？」潘同志說：「據說是病啦，這些人根本就沒有負起責來。」會上潘同志又提到小澗村幹部對於乾旱乾鋤沒有抓緊，只顧等雨水鋤，假旱就停了牛犋等雨，以致土地「一半」未種上。十四日上午會將完時，宋希文曾在會上提出三點意見。（意見從略——編者）

十四日下午宋希文到了梁家店自然村，訪問了幾家抗屬和三戶外來的貧苦農民（兩家靜樂的、一家榆次的），晚上召集自然村幹部（主任未到）和幾戶正派的老年貧苦農民（共十四人）開座談會，統計了一些數目字，該自然村共分三個小村，當時只統計了兩個，而且不是挨門挨戶統計的。

十五日宋希文到了小澗村，除和兩個復員軍人談話外，還和三個貧苦農民談了話，其中一個是抗屬（兒子在二分區司令部當通訊員），一個據說是給村裏跑腿的，開會叫人就是他叫的，另外一個是個老漢，這三個人的名字都記不清了。從他們口中只了解到該村於五月後半月就大部停了牛犋，致使「大部份」土地未種上。

我們三人到了縣政府後，宋希文把情況談了，我們決定寫一篇通訊，批評該行政村和自然村幹部。當時我們認爲行政村幹部分工時回到本村，可能因忙於自己生產而放鬆了對於羣衆生產的領導。該村長在約定的開會日期不到會，也不派寺溝會自然村幹部到會彙報。又懷疑在他回到寺溝會的七天中，未能全在村裏。又因爲宋希文曾在會上提到寺溝會的行政村幹部，不應分配回本村工作的例子，所以在寫稿時就以感想和推論代替了事實，既未親到寺溝會去了解眞實情況，又未和該村長晤談，就冒然寫上「如該村村長回到內（應在「寺」字）溝會自然村，就自己關自己的」，隨話把「自私」的帽子加在該村長頭上，這是錯誤的。

關於梁家店自然村的材料，因統計的數目字不完全，統計時不準確不深入，寫稿時又未註明材料的來源（座談會上統計的）和情形（不完全的統計），致和實際情況有很大的出入。關於小澗村的材料，只是根據潘辛西同志在會上隨便提到的一句話和宋問到一「羣衆」（當時並未研究他們是什麼樣的人？他們所反映的情況，眞實性怎樣了）的片面反映，沒有深入調查訪問，就寫出「小澗村雨前有一半地未種」，這也是不負責任和不慎重的地方。

那篇通訊是由我們三人討論好內容，由宋希文執筆寫的，經史健、東方明改過，三人同意後，又經過當時建設處建設科徐科長看過才發出的。因此，該稿所有和事實不符的地方，除宋希文在採訪時，沒有很好的調查訪問，大部份是聽取了幹部們在會議上的彙報和片面的個別談話，既未經細心研究，又未到羣衆中去對證，就輕易批評該村幹部，致使他們不滿，應負主要的責任外，史健、東方明二人未經愼重考慮研究，也應負一部份責任。

總之，在未讀到報上所發表的「不眞實新聞與客觀的揭露」之前，我們寫通訊的態度是不夠嚴肅，不夠愼重，不夠認眞負責，缺乏反覆研究的精神，以致發生通訊和事實不盡符合的錯誤，使被批評者不能接受，失去批評教育的作用，使工作受到損失，使報紙受到損失，這是值得我們今後嚴重警惕的！

史健、宋希文、東方明

七月三十日